



評隋煬帝開大運河之功過

● 許雅貴*

隋煬帝諸多建設中最廣為討論的就是開鑿南北大運河，這也是他即位之後要急於完成的「大業」之一，然開鑿運河耗費鉅資，自古以來褒貶不一，盛傳他是為了南下揚州而開大運河，其來揚州的目的是為了看瓊花、尋美女，故在此大興土木，建設離宮、迷樓，沿岸廣植堤柳¹，每次南巡必是大造龍舟、錦帆連綿，其好色荒淫、罔顧民生的暴君形象由此而見，後人評說：

秦政之築長城，為防胡計，非為遊娛也。開河之役，誠有功於後人，若論楊廣，則只為流連之樂爾，未可與秦皇並也。²

然開運河的目的果真為此？為何一樣都是有功於史的偉大建設，後人的評價卻不一？據《隋書》所載，大運河完成後，隋煬帝有三次南遊江都的紀錄，其南巡的目的和動機究竟為何？以下試分析之。

1、大業元年（605）

隋煬帝甫登位就下詔「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，開通濟渠，自西苑引穀、洛水達於河，自板渚引河通於淮。」³同年「又發民十萬，開邗溝入江，溝廣四十步，傍築御

* 許雅貴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理教授。

¹ 《開河記》：「煬帝欲至廣陵，時恐盛暑，虞世基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。詔民間有柳一株，賞一縑。百姓競獻之。帝御筆賜垂柳姓楊，曰楊柳也。」

² （明）袁于令：《隋史遺文》，25回。

³ （唐）魏徵等：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3，頁63。本文凡引用到《隋書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道，樹以柳，自長安至江都，置離宮四十餘所，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，官吏督役嚴急，役丁死者什四五。」⁴這些工程都是為巡遊而備，才歷時五個月，浩大的運河工程就在督役嚴急的情況下完工了，隋煬帝隨即浩浩蕩蕩的展開第一次的巡遊，巡遊陣仗十分龐大驚人：

八月，壬寅，上行幸江都，發顯仁宮，王弘遣龍舟奉迎。乙巳，上禦小朱航，自漕渠出洛口，禦龍舟。龍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長二百丈。上重有崑正殿、內殿、東·西朝堂，中二重有百二十房，皆飾以金玉，下重內侍處之。皇后乘翔螭舟，制度差小，而裝飾無異。別有浮景九艘，三重，皆水殿也。又有漾彩、朱鳥、蒼螭、白虎、玄武、飛羽、青鳧、陵波、五樓、道場、玄壇、板、黃篾等數千艘，後宮、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、尼、道士、蕃客乘之，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，共用挽船艚、八棹、艇舸等數千艘，並十二衛兵乘之，並載兵器帳幕，兵士自引，不給夫。舳艫相接二百餘裡，照耀川陸，騎兵翊兩岸而行，旌旗蔽野。所過州縣，五百里內皆令獻食，多者一州至百，極水陸珍奇；後宮厭飫，將發之際，多棄埋之。⁵

史書多著重在煬帝虐用民力大開運河，且浪費鋪張只為帝王一己之私，多予負面評價，然煬帝在即位後即下詔「巡省方俗，宣揚風化」⁶，開大運河乃「關河重阻，無由自達。朕故建立東京，躬親存問。今將巡曆淮海，觀省風俗。」⁷因此巡遊是放在他的「大業」計畫之內，而為了便於巡遊必須興建一些交通措施，運河乃是不得不開的工程，且運河開通後，自是天下利於轉輸，商旅往返，船乘不絕，是有利國家民生大計的建設工程。又時楊廣已從晉王身分躍為一國之君，排場自然不比以前，因此再回到江南時，他不免有炫耀身分的心理，其陣仗著實豪華，但以當時隋代的經濟來看，仍是負擔得起的。煬帝此次南巡並非單純遊玩，用現在的話來說有「試乘」的意義在，亦即由君王實際驗收建設成果，煬帝到揚州也有施惠之舉，他特地給江都人民的恩惠是「赦江淮已南，揚州給復五年，舊總管內給復三年。」⁸也就是免除稅賦，還將平陳時流放到邊疆的陳氏皇族「盡還京師，隨才敘用」，這次南巡於隔年春天才離開江都。其

⁴ 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卷 180，頁 196。

⁵ 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卷 180，頁 197-198。

⁶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卷 3，頁 62。

⁷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卷 3，頁 63。

⁸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卷 3，頁 65。

「南巡具有安撫江南，加強對江南的控制，以維護王朝大一統局面的積極意義。」⁹

2、大業六年（610）

大業四年又開挖通濟渠，大業六年從京口引長江水直達餘杭入錢塘江，溝通五大水系、貫穿六省，全長四千華里的南北大運河，主要目的是為了通漕運。時隔五年煬帝第二次巡遊，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此次南遊的情形和動機，但可推測當時隋的國力正值巔峰，隋煬帝一方面想再巡視江南，因此早已命人修建江都宮，一方面被西域國家尊為「聖人可汗」的他，有意帶這些夷狄之人遊覽錦繡江南，宣揚國威，展現氣派，為了加強對江南的統治，煬帝又「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」¹⁰，將江都提高到「京尹」的地位，其行政等級等同京城，江都在隋煬帝的蓄意經營下，躍升為東南財富之區，為日後唐代的「揚一益二」確立基礎。

3、大業十二年（616）

隋煬帝三征高句麗導致國力大傷，又沒讓人民休養生息，致使天下騷動，各地農民紛紛舉兵反抗，而征遼的失敗，國內的動亂，讓煬帝深感挫折，他不再勤勉國事，開始消極享樂，由於國內大規模的反叛他已無力鎮壓，除了坐以待斃，眼看他的大隋帝國滅亡外，能想到的避亂之地只有他熟悉的揚州，若說前兩次下揚州是有所作為而來，第三次下揚州可說是匆促成行的，但他來揚州仍有他的考量，一來北方已亂，京師不便久留，二來他曾福澤揚州，這裡又是他坐鎮十年的地方，他企盼能得到江南人民的支持，以此地做為偏安的根據地，這想法早在他未立為皇太子前就曾醞釀，《隋書》記載：

王有奪宗之謀，託衍心腹，遣宇文述以情告之。衍大喜曰：「若所謀事果，自可為皇太子。如其不諧，亦須據淮海，復梁、陳之舊。」¹¹

隋煬帝奪嫡之前就有不成功便割據江南的打算，因此他再下揚州的原因，誠如魏徵所說：「煬帝魂褫氣懾，望絕兩京，謀竄身於江湖，襲永嘉之舊迹。」¹²儘管仍有大臣進諫此時不宜巡幸，煬帝仍一意孤行直下揚州，將揚州視為最後的希望，故凡是進諫者

⁹ 袁剛：《隋煬帝傳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），頁282。

¹⁰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卷3，頁75。

¹¹ 《隋書·郭衍傳》，卷61，頁1470。

¹² 《隋書·列傳第三十五史臣曰》，卷70，頁1636。



都遭到煬帝的斬殺¹³，因此沒有敢再進言之人，身邊充斥的都是一些不講真話的佞臣，如宇文述竟還勸隋煬帝再巡江都，因此在大業十二年他最後一次下揚州。在這段日子裡他縱情享樂，政治上沒有任何作為，可說是一位昏君了。由於煬帝身邊的禁軍多是關中人，因煬帝久居不歸，士兵叛亡不絕，加上公卿大臣在江都耗費巨大，整個江都朝廷處境困難，隋朝已滅亡在即，煬帝的侍衛不想與煬帝一同滅亡，到大業十四年，終於爆發了「江都宮變」，煬帝被自己的護衛宇文化及縊殺於江都宮，結束五十年的壽命。煬帝知大勢已去，在望絕兩京的窮途末路下，轉而求偏安的方式想在江南據地為王，然天下局勢已不容許，最後身死國滅，陵寢位於今日揚州西北之雷塘。

綜合上述，他罪在當代的運河建設，卻是有功於後，開鑿大運河其實是出於政治和經濟目的，是為了溝通加強南北的經濟文化聯繫。不僅便利交通、灌溉，而且對促進黃河、淮河、長河三大流域的經濟、文化的發展和次序起到重要作用，他對江南的開發也奠定了唐代揚州空前繁榮的基礎，而有「揚一益二」的美稱。後人應該客觀公允的去評價他，不應將他的暴政荒淫放大而掩滅他諸多成就，這才是正視歷史的研究方法。

¹³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：「大業十二年，幸江都宮……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……上表諫，不宜巡幸……王愛仁以盜賊日盛，諫上請還西京，皆斬之。」